

小情歌  
第二季  
-01-

叶云深  
云深不知处的云深

我的奇迹  
我的光



# 云深不知处

叶云深，云深不知处的云深

风声晚凉  
作品

YUNSHEN  
BUZHICHU



我看见了你 X 眼底的孤岛  
你照亮了我 凉薄的时光

【小情歌系列】 第二季  
风声晚凉执笔最治愈暗恋故事

风声晚凉  
作品

# 云深 不知处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云深不知处 / 风声晚凉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221-13431-8

I . ①云… II . ①风…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2726号

## **云深不知处**

风声晚凉著

出版人 苏 桦

出版统筹 陈继光

选题策划 杜莉萍

责任编辑 唐 博

流程编辑 潘 媛

特约编辑 廖晓霞

装帧设计 刘 艳 昆 词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邮编: 550081)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198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3431-8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策划部0851-86828640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731-82755298

## 目录

### 001/ 第一章

我遇见了这样一个少年，他不知道他是  
我的奇迹、我的光

### 016/ 第二章

我喜欢的少年啊，我会妥善收藏不会打  
扰

### 029/ 第三章

那是怎样好看的眉好看的眼好看的瞳，  
又是怎样好看的容颜

### 042/ 第四章

怪风太温柔像酒像旧时候

### 054/ 第五章

我沉默看时光安静地从你身边走过

### 069/ 第六章

你笑起来像风



## 目录

094/ **第七章**

嗨，我喜欢你，对不起

130/ **第八章**

热爱抵得过岁月漫长

154/ **第九章**

我还有一点爱我可以过这一生

181/ **第十章**

你住在北山的梦幻乡，我住在南海的永无岛

214/ **第十一章**

在我看见你时，我希望自己不会慌张

249/ **后记**

不再让你孤单



## — 第一章 —

我遇见了这样一个少年，他不知道他是我的奇迹、我的光

YUNSHEN  
BUZHICHU

### 1. 姜雪微，穷就可以不要脸吗

流火七月，C市一家好乐迪KTV的豪包里，一群中学生正在聚会，有人唱歌，有人玩游戏，有人聊天拼酒，好不热闹。

袁青霜玩骰子输了，被罚喝酒，她不敢喝，她一喝酒就脸红，难看死了，而且虽然中考结束，爸妈允许她跟同学疯玩，但喝酒这种事，是被绝对禁止的。

她后悔极了，又不好意思不服输。

“阿深，帮我个忙好不好？”她眼珠一转，凑到旁边的叶云深耳边问他。

叶云深正心不在焉地在听歌，斜眼看了她一下，随口答应了。

“耶！”她高兴地拍掌，把啤酒举到叶云深面前。

他二话不说，举杯饮尽，然后把杯子还给她。

有人鼓掌欢呼，有人暧昧地起哄：“不带这样的，怎么能找外援呢，这是欺负我们没有帮手啊。”

袁青霜假装生气，笑着去打那人，心里却觉得甜蜜。

她和叶云深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班同学，双方父母是生意场上的伙伴，两个人除了上学时天天见面，假期也会跟着父母出席各种宴会，可以称得上是青梅竹马。

叶云深对于旁人的起哄不做任何回应，这几年来，他早已经习惯了。刚开始，他会一本正经地解释，但没人相信，他有种越抹越黑的感觉，索性什么都不说了，随便吧。

他对袁青霜确实比对别人要好些，但这只是因为跟她更熟悉，把她当成自己的一个朋友、一个玩伴而已。

袁青霜满脸笑意地把杯子放下，其他人要开始下一局游戏，她连连摆手：“不玩了不玩了，我玩不过你们。”刚拿起手机，手机振动起来，有来电。她出了包间，几步走到安静的地方，才接通了电话。

“喂，哪位？”

“霜霜，我是微微，我在 C 市，有点事想找你，我们可以见个面吗？”  
“我跟同学在外面玩呢，我给你地址，你过来吧。”

挂了电话，袁青霜回到包间，点了一首她最喜欢的歌，排队等歌的人太多，她没好意思插到最前面，但还是一番调整，把自己的歌放到了比较靠前的位置。

等了几首歌之后，终于轮到她。她唱的是《钟无艳》，站在小小的舞台上，眼睛似乎看着屏幕上的歌词，其实注意力都在叶云深身上。

这是她第一次在他面前唱歌。

大多数时候，一个女生在一个男生面前唱歌，选的那首歌，一定是有特别意义的，绝不会是随便选的。

叶云深像之前听其他人唱歌一样，没有任何特别的表情，袁青霜有些失望，但又在意料之中。唱到那句“我甘愿当副车，也会快乐着唏嘘，彼此这么了解，难怪注定似兄妹一对”时，突然有人推开包间的门。

大家以为是哪个同学出去上厕所又回来，都没在意，甚至没人抬头。

但那人却站在门口，并不进来。外面的噪音一下子传进来，有人看向门口，袁青霜也皱眉看过去，却看见一个有些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女生站在那里。

“这谁啊，找错房间了吧？”有人说道。

女生有些怯生生地站在那里，慌乱地扫视了房间一圈，最后目光定格在站在舞台上的袁青霜脸上。这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已经落在她身上，使她更加不自在，她犹豫了一会儿，歪着头探着身子看着袁青霜：“霜霜，是我，姜雪微。”

是刚才给她打电话的姜雪微。

因为已经太久没见面，袁青霜对她的样子已经有些陌生了。

袁青霜冲她点点头示意自己知道了，想继续把歌唱完，但她却还站在那里，小心翼翼地看着她：“霜霜，你可以出来一下吗？”

袁青霜一下子就不太高兴了。她好不容易在叶云深面前唱首歌，却被打断。只是大家都看着，她只好放下麦克风走到门口：“都是我同学，没事，进来坐吧。”

姜雪微从来没来过这种地方，有些拘谨，但还是依言坐下。

有大胆的男生凑上来：“你朋友啊？介绍下呗。”

袁青霜更不高兴了。

跟姜雪微几年未见，袁青霜没想到她会出落成如今这亭亭玉立的模样，虽然穿着一条上不了台面的旧裙子，但依旧如初夏含苞待放的荷花一

般清丽。

她念着小时候的情谊，耐着性子问姜雪微：“找我什么事啊？你怎么来C市了？”

本来拘谨着的女生，一下就红了眼眶，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垂下头，小声说：“我奶奶生病了，现在在省医院治疗……”

因为她的突然到来，其他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虽然不好意思直接围过来，但玩游戏的都玩得心不在焉，歌也没人唱了，大家声音小了很多，或多或少都竖起耳朵在听这边的动静。

袁青霜点点头表示自己在听，示意姜雪微继续说。姜雪微吞吞吐吐半天，终于鼓起勇气说：“霜霜，你能不能……借我一些钱……”

坐在袁青霜旁边的是她最好的朋友凌乐，她一听这个陌生的女生提出这个要求就咋呼开了：“你奶奶病了，你爸爸妈妈会管啊，为什么来找青霜借钱？很奇怪的好不好！”

姜雪微的脸红得发烫，她惶恐地一个劲道歉：“对不起……我知道我这么做不合适，你帮了我那么多，我还没来得及回报，就又来找你，真的很不应该……可是……可是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来找你……”

“我理解我理解，”袁青霜好声好气地说，“只是，微微，你也得知道，我家的钱也是爸爸妈妈辛苦赚回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之前在电话里我就跟你说过了，最近我们家生意也不太好，没有闲钱了，所以我以后都不能再资助你了。再说你也快十六岁了吧？不是小孩子了。”

虽然袁青霜诚恳地看着姜雪微，语气也很轻柔，但她那些话，却像利剑，字字都戳向姜雪微早已脆弱不堪的自尊。

姜雪微第一次见袁青霜时，她们都才只有十岁。

那年袁青霜妈妈的单位搞了个下乡送温暖的活动，把袁青霜也带上了。因着住宿不方便，但自然环境不错，单位索性买了一批帐篷，大家都住帐篷。

乡下孩子没见过世面，看什么都觉得稀奇，一群一群的小孩凑过来看他们搭帐篷，在帐篷旁边跑来跑去地嬉戏。袁青霜站在妈妈身旁看着那些脏兮兮的连鼻涕都没擦干净的小孩子，一脸嫌恶。

妈妈推她：“去跟小朋友们一起玩吧。”

她摇头，心想，脏死了，我才不去呢。

这时候，姜雪微出现了。她穿着有些旧但却干净整洁的裙子，梳两条好看的辫子，脸蛋光洁，安静而羞怯。

在一群脏兮兮的疯跑个不停的孩子里，她的安静、她的干净、她初露的少女模样，是那么美好，一下子吸引了渴望有个玩伴的袁青霜。

两个年龄相当的女孩子迅速成了好友，姜雪微带袁青霜抓蝴蝶、摘桑葚、看星空，袁青霜则给她展示自己带来的课外书、小饰品、各种零食。

姜雪微带袁青霜去过自己家一次，她家小而旧，但收拾得很干净。姜妈妈上班去了，不在家，奶奶正坐在屋檐下用竹子编筲箕，面前堆着几个编好的筲箕，脚下还有一堆竹条。看见姜雪微带着袁青霜来了，她急忙站起身，拍拍藏蓝色围裙上的灰，热情地招呼道：“来来来，小姑娘，快进来坐，奶奶给你拿好吃的。”

袁青霜赶紧摆手：“谢谢奶奶，我不吃。”她无法想象奶奶那双满是裂纹的手会从那间阴暗的厨房里拿出什么样的食物，无论是什么，她都是不敢吃的，但是她又不想姜雪微难堪，于是干脆拉着她的手往外跑，一口气跑出好远，一直跑到那棵大银杏树下才停下来。

“微微，你爸去哪儿了？”袁青霜问。

“奶奶和妈妈都说爸爸去打工了，但我知道不是。爸爸已经两年没有回来过了。我听周围的邻居说过，他是嫌家里负担太重，扔下我们跑了。”姜雪微说话的时候，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像是有泪光在闪烁。

袁青霜最喜欢自己的爸爸了，爸爸很宠她，妈妈不许她做的事，不许她买的东西，爸爸总是偷偷满足她，她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爸爸的小朋友该有多可怜。

临走时，袁青霜带着妈妈来到姜雪微的家，对她说：“微微，我要走了，但以后放假我会来看你的。这些是我的压岁钱，你拿着。”她拿出一个信封递给姜雪微。

姜雪微的妈妈和奶奶都在，她们十分不好意思地推辞：“这怎么行呢，你们这次来已经给我们带来很多东西了，不能再要你们的钱了。”嘴上虽然这样说，手上却没有任何动作，因为那些钱，她们实在很需要。

十岁的姜雪微已经有了属于一个小女孩的自尊心，她知道她不能收袁青霜的钱，但她更清楚，再过一个多月就开学了，需要钱交课本费，她也知道，妈妈要去单位的仓库里清点很久很久的货物，奶奶要编很多很多的竹制品，才能赚到信封里那些钱。

她有属于自己的自尊，虽然家里穷，但她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头发总是梳得漂漂亮亮的。虽然她清楚地知道，她和袁青霜的家境有天壤之别，她也曾偶尔羡慕过她，尤其在那些漂亮的裙子、丰富的书本、五彩的饰品、琳琅满目的零食面前。

但，仅此而已。

她从来没奢望过自己也能过上那样的生活，更没妄想过要从袁青霜那里得到任何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她只想好好念书，快快长大，找一份好工作，多赚点钱，让妈妈和奶奶不要那么辛苦，能跟着她享享福。

可在这个信封面前，她深深懂得了贫穷的滋味。也许，贫穷的人，是没有资格讲自尊的。

所以她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接过那个信封，对袁青霜和袁妈妈鞠躬：“谢谢，谢谢你，霜霜，谢谢您，阿姨。”

“这孩子真懂事。”袁妈妈微笑着摸摸她的脑袋。

“微微，以后每个月我都会给你寄生活费，你要好好学习，多看书，争取考上一个好初中。”袁青霜小大人一般叮嘱姜雪微。

“嗯！我会的。”姜雪微重重地点头。好好学习，是她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那以后，袁青霜真的每个月都给姜雪微寄钱，数额不定，有时候多点，有时候少点，但对姜雪微来说，再少，也是很大的帮助了。

后来袁青霜来看过她两次，一次是妈妈的单位回访，一次是次年暑假。两个女孩子久别重逢，要好得随时手牵手，恨不得连睡觉都不分开。姜雪微的同学都知道她有个要好的朋友，在省城最好的学校上学。

但再后来，假期里袁青霜总是忙着上各种才艺培训班，或者忙着跟爸爸妈妈旅行，再也没来过了。

不过她们偶尔会通电话，上初中以后，姜雪微也会在计算机课上登QQ，看袁青霜贴在空间里的那些旅行照片。初二这年，为了方便联系，妈妈给姜雪微买了部便宜的手机，她终于可以经常上QQ了，只是袁青霜已经很少和她交谈了。

初三毕业后，很久没来电话的袁青霜突然打来电话，说她以后都不能再给她寄钱了，很抱歉。

反倒是姜雪微一个劲地安慰她：“没关系，你帮了我这么多已经足够

了，真的，已经很好很好了。”

其实姜雪微不知道，袁青霜做事情向来三分钟热度。一开始她们俩要好，她是真心真意想要资助姜雪微的，可是后来长久不见面，感情淡了，她也就懒得继续这件事了。

还是妈妈每个月督促她省出一部分零花钱寄过去，因为妈妈希望她做一个讲信用的女孩子，承诺过的事情就要办到。

中考后，同学聚会不断，大家约着到各个地方去玩，吃吃喝喝送礼物，需要花很多钱，袁青霜不仅没有省下零花钱，还经常找爸爸偷偷补贴。妈妈再催她给姜雪微寄钱，她就理直气壮地说：“她都这么大了，又不是小孩子了，可以自己打工赚钱了吧。”妈妈想想也是，就不再管她了。

本来以为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却没想到，才过了一个月，姜雪微竟然就找上门来要钱了。

“对不起……我知道不应该……可是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你能不能……先借我一些钱，让我先把奶奶的医药费预缴了，让她可以继续接受治疗？我已经在做兼职了，我会努力赚钱还给你的。”姜雪微十分着急，低声哀求道。

袁青霜还没开口，凌乐抢先说话了：“原来你就是那个姜雪微啊……青霜已经资助你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足，还好意思找上门来要钱？”

凌乐的声音很大，像是生怕其他人听不见似的。早就充满好奇心的众人这时也不再对自己的八卦心态加以掩饰，都停了手里的事，甚至有人把音乐也按了暂停，全都望着沙发上的姜雪微。

“怎么回事啊？”有人问道。

凌乐这算是来了兴趣，把她知道的事添油加醋地讲给众人听，重点突

出了袁青霜是怎样每个月省下零花钱寄给姜雪微的，袁青霜多么不容易地默默坚持做了五年多的慈善而没有告诉别人，面前这个贫穷的女生是多么不知足，在袁青霜停止资助之后竟然恬不知耻地找上门来要钱。

在座的几个女生马上群情激奋了。

“喂，怎么有你这种人啊？人家帮你是情分，不帮你也是本分啊。”

“是啊，一点都不懂得感恩。”

“你这么大了，好手好脚的，需要钱为什么不自己去赚？”

“你没有父母的吗？还是你父母和你一样，只知道靠别人施舍过活？”

“啧啧啧，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居然这么好吃懒做，狼心狗肺。”

“做人不能这么不知足啊。”

在她们的议论声中，姜雪微始终低着头不发一言，她不想解释什么，但她希望袁青霜可以说点什么，毕竟，她的情况，她应该是知道的。可旁人的话越来越难听，袁青霜却始终冷眼旁观，沉默不语。

在这样无穷无尽的沉默里，姜雪微的心越来越慌，来时她是信心满满的，毕竟她们是那么好的朋友，可现在……她害怕自己空手而归，害怕奶奶的医药费没有着落。终于，她站起身，然后，面向袁青霜跪下来：“霜霜，求求你，看在我们认识这么多年的份上，看在我们小时候的情分上，帮帮我，帮帮我奶奶……我不想失去奶奶，我不能失去奶奶……只要你帮我这一次，以后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所有人都被她下跪的举动惊呆了，袁青霜也愣住了，下意识站起来，失声道：“微微，你干什么？”

“求你，霜霜，求你帮我最后一次……”姜雪微努力控制自己，但眼眶已经微微发红。

“你先起来。”袁青霜伸手来扶她。

她不肯起来，袁青霜不耐烦了，站直身子，正要说什么，旁边的凌乐抢着开口了：“喂！别以为你下跪了青霜就要妥协，你这算什么啊，要挟吗？等下是不是还要上演一哭二闹三上吊？可笑！”

袁青霜听了这句话，又恢复了高高在上的姿态，双手抱臂，冷冷地站着。

又是沉默，令人难堪的沉默。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终于开口了，语气里全是疏离和冷淡：“对不起微微，我真的帮不了你。你还是走吧。”

姜雪微紧紧咬住下唇，应了声“嗯”，然后站起身，对她微微鞠躬：“谢谢你，今天真是打扰了。”说完，低着头往外走去。

走到门口，她用力拉开那扇沉重的木门，走出去，再轻轻把门带上。

外面全是各个包间传出来的唱 K 的声音，从刚才那诡异而难堪的安静里走到这样嘈杂的环境里，姜雪微松了一口气，可眼睛却酸涩得厉害。

她并不是因为那些难听的议论而难过，那些人，不过是些不相干的陌生人罢了。让她难过的是，霜霜已经不是从前的霜霜了，她脸上的冷漠和不耐烦，是那么陌生。

除此之外，她更难过的是，奶奶的医药费，仍然没有着落。

相比来时的满怀希望，现在，她的步伐变得那么沉重。

奶奶还在医院等着她呢。妈妈忙着上班挣生活费，照顾奶奶的重任就落到了她的肩头，幸好已经放暑假了。

昨天，医院催她缴费，之前预缴的医药费已经花完了，必须再预缴钱，才能继续治疗，否则就要收拾东西回家。

她想起奶奶满是皱纹的温柔的笑容：“微微，不要为了奶奶这么辛苦，

奶奶会难过的。奶奶没用，不能给你好的生活，还要拖累你们娘俩。”

她对奶奶扬起灿烂的笑容：“不辛苦，一点都不辛苦。只要和奶奶在一起，就是好的生活。”

她说的是真心话。在他们那个还有些重男轻女思想的小地方，奶奶对她这个孙女简直是疼到了骨子里，想办法给她做好吃的，尽量不让她干活，谁欺负她了，奶奶一定第一时间冲出来，拿竹条追得那人到处跑。所以，再难的生活，只要有妈妈和奶奶陪着，她就是幸福的。

“唉，都怪我，没把儿子教好……我对不起你们娘俩……”奶奶说着说着，又开始抹眼泪了。

对爸爸扔下一家人跑了这件事，奶奶一直很自责，觉得是她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儿子。

“好啦奶奶，别胡思乱想了，这么多年我们不也好好的吗？你好好养病，配合治疗，医药费的事我来想办法。”

姜雪微慢慢往外走，想着昨天自己跟奶奶的对话，心里十分难受。该怎么办呢？还有什么办法？因为奶奶的病，家里仅有的积蓄花完了，妈妈能借的都借遍了，自己做兼职能结的工资也都结了，还有什么办法可想？

“姜雪微？”有人在身后喊她。

她回头，看见一个陌生的男孩子。

“我这儿有些钱，你先拿着吧。”男生从包里摸出一沓钱递给她，“对不起，我今天只带了这么一点钱，你拿着。”

“你是……”姜雪微一头雾水。

“我是袁青霜的同学。”男生悲悯地看着她，把钱放到她手里，“拿着吧。”

袁青霜紧紧攥着那些钱，感激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她深吸一口气，对

他鞠躬：“谢谢你，谢谢，谢谢……你叫什么名字？我会还给你的。”

不要问她为什么接受一个陌生人的施舍，骄傲、自尊，那都是昂贵的东西，她要不起。她只知道，这些钱至少有两千块，又可以让奶奶多接受几天的治疗了。

“不用了，好好照顾你的奶奶吧。”男生转身就要走，走出两步，又停下来，叹了口气，低声说，“以后，不要轻易给人下跪了。”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却让姜雪微泪眼模糊。她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问道：“那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叶云深，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云深。”

“叶云深，谢谢你。”姜雪微再次对他深深鞠躬。他已经往回走了，并没有看见她的鞠躬，但她仍然久久没有起身。

没有人知道此刻的她对他有多么感激，也许这对他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但对她来说，他却不亚于她的救世主，她恨不得对他跪拜，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 2. 他再不会撒娇任性

很快，叶云深就把这随手的善举忘在脑后。他并不热衷于慈善，也不会随便拿钱帮助陌生人，只是姜雪微为了自己的奶奶而哭着哀求别人的样子，被人羞辱还默默忍受的样子，为了奶奶甚至给人下跪的样子……这些，都让他想起往事，所以才对她动了恻隐之心，才会装作出去上厕所，追上去把身上的钱全部给了她。

天气太热，大概是空调吹多了，叶云深感冒了。在附近的诊所开了药，吃了几天不见好，因为咳嗽的感觉实在太烦人，他终于忍不住去了离家最